說類卷之五

后妃部

慧鑒

周高祖粃后魏成安人父曰粃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没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迎之會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也逆旅主人曰此馬舖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

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祖也后每貲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于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醵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于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以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

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
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
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
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勑觀之永德曰丈人爲事不成死
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于獄所以餽之甚厚親
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栞三禮
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
婦極富貴　龍川別志

靈兆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

受册中宮人以爲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老學庵筆記

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盤旋久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 石林燕語

聖德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群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朝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曰顧惟菲凉豈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

嘗幾合于前䫉是歲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春朝遍
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謙德只使群臣進
姓名石林燕語
元祐五年秋季二日忠宣呂汲公安厚卿秉政宣仁聖
烈皇后寢疾中外憂惶三公詣閤門乞入問疾詔許之
至御榻前障以黄幔哲廟黄袍幞頭立榻左三臣立右
汲公進問曰太皇太后聖躬萬福后曰老婆待死也累
年保佑聖躬粗究心力區區之心只欲不墜先業措世
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辭氣憤鬱
呂公未及對哲廟作色叱曰大防等出三公趨退相顧

曰吾曹不知死所矣 過庭錄

寵姬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歌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聲皆唱響入雲霄戚姬以百煉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 俱西京雜記

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

离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凉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虚房冷而寂寞落葉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内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悦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于延凉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尤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

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見不可同與帷幄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少君曰黒河之北有暗海之都也出英潛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温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

或托形假死獲友者四五人得此石卽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拾遺記

懿德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母楊氏巢剌王妃也有寵于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鄭公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爲累雖從諫而止跡可掩乎不能正之

于始其後高宗之于武氏明皇之于楊妃相傳家法不以爲惡若魏鄭公之敢諫孰能繼之 清波雜志

廢黜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教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居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老學庵筆記

誅戮

唐外戚傳云外家之成敗視主德之何如耳至哉言也明皇之寵太眞極矣故有馬嵬之事故老子云甚愛必

大廢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惟老杜于
此事殊爲得體詩云不聞商周衰中自誅褒妲謂若此
事自出于明皇之意與夫君王掩面救不得相去遠矣
懶眞子

說類卷之六

儲戚部

建儲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虜被留館于雲中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方南歸嘗著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爲可惜煇紹興間得婁寅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

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
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
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還前星
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
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爲舊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
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
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黠虜所以未有悔禍之意
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

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嘿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妻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溫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于水或云論事之疏不止于此 清波雜志

太子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王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

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鶴林玉露

親王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爲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而實非狂也　龍川别志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于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祗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于因循耳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　歸田録

公主

晉孝武欲爲晉陵公主求壻問王珣曰得及劉眞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眞長不减王子敬帝然之

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曰卿勿近禁臠元帝初度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項肉一斤尤脆美進充御膳時人以此爲禁臠 獨異志

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叅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謂椿者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寃横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誰

笑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惻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卽柳晟之母　因話錄）

劉異將赴鎭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聲音人（俗呼如此）上悅安平不妒喜形于色顧左右曰便令作主人不令與宮娃雜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

東觀奏記

宗室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卽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于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于是皆散去

金賊刧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俱老學庵筆記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獎勸從之高宗曰天族之貴溺于宴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敦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厲以風勵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

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煇居爲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選調終 清波雜志

外戚

楊景宗郎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既入掖庭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墨其面至無見膚眞宗幸王清昭應宮將還內六宮皆金車迎駕于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字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于車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庭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景宗既在仕途用

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旣貴而肥晳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檛擊人世謂之楊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于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沒籍入官晩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歎異之

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别手結刻絲鞶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顚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後其弟傭于鑿紙錢家常以囊懸于胷臆未甞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

道左有入內院子見而憐之收養于家惟其衣服百結
而胃懸鞶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愁然驚異蓋嘗受
旨于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
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
封宸妃已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眞宗
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即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
上仙謚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
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俱東軒筆錄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廟受天下于仁宗故神廟
所以養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至中書令會慈聖

上仙佾解官行服服闋當還故官而官至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濟陽郡王及甍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 老學庵筆記

勲戚

代宗獨孤妃甍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汾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子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郎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

公勳德不同常人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曰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冊式播謳謠奄違聖日上仙靈界邈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

方鎮不獲陪侍瞻望靈駕不勝推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献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或云南陽夫人及李夫人常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助佐之功忿娟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環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于席前曰酒盡不須歌俱因話錄

說類卷之六終

此段二說皆不可廢

說類卷之七

宰相部

相權重輕

張公安道嘗爲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惑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賦詩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于師賦時賈邊李廸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廸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廸

以韵落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韵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廸而斥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

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横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帥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于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爲非横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巳如仁宗中年其敗巳久矣至于許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若朝廷之輕重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

此段亦曲盡事情痛

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
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
西漢之初專任功臣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
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
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龍川別志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也至韓琦
范仲淹始率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
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
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
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提

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請司門子弟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

鼎鐺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淩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眞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温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爲侍

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
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
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
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
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
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
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
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
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
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

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毎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竒貨尋好題目耶余常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槖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鶴林玉露

獨相

國朝宰相自崇寧以來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趙普相開寶六年罷獨相者十年雍熈二年宋琪罷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罷獨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趙普罷呂蒙正在位獨相者踰年景德三年寇凖罷王旦相祥符

五年向敏中相旦獨相者七年天聖七年王曾罷呂夷

簡在位明道元年張士遜復相夷簡獨相者三年皇祐

三年宋祥文彦博罷龐籍相獨相者二年元祐九年呂

大防罷章惇相七年罷獨相者七年七朝獨相者七人

惟趙韓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云 石林燕語

多相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

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

人幾倍於前也 石林燕語

久相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有君在中書十二秋盖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柄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爕理 鶴林玉露

方正

王文正公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歸田錄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
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退後嘗
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未易有也
儒林公議

恬淡

呂文穆公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
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
間從容言之公咲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嘆服以爲賢于李衛公遠矣蓋
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歸田錄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攖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闕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是終不聽臨終沐浴左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斂絕無腐氣此可見公踐履然今之士大夫鮮有不以外物動其念者　樂善錄

先識

李文靖公爲相沉正厚重有大臣體常曰吾爲相無他

君是

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歸田錄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旦方叅預政府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我輩安用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墜典

靡有虛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澠水燕談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旣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摘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卽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爲侍御史遂以爲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

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器皿洎至閩中耿盡發校所言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于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淮南副使如許公之料東

軒筆錄

識斷

韓魏公爲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常爲近侍奸人所間

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廡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懼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嘆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石林燕語

不欺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卧房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

凡爲臣子所當知

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甞於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貴仁宗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爲先青箱雜記

陳恭公自爲參政時仁宗眷之厚不但以其甞請建儲之德也皇祐初趙清獻諸人攻恭公二十餘章意終不解一日喟然顧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樂乎中官曰豈非以陳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耳既臺諫官有言何不從之使去上曰我豈不知此但難

得如此老子不讓我耳後不得已欲罷之猶令自舉代恭公薦吳正肅公即召至闕下會賜宴正肅公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石林燕語

救解

章懿之崩李淑護㙮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畧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

此事別小說又以之薄祁

父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入大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字欲重黜之宋祈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他罪罪之殊免深譴祈之力也 龍川別志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眞宗欣然嘉

納

江隣幾雜志

勤官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獨異記

識體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後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

進憲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澠水燕談

慎密

世傳眞宗任旦爲相常倚以决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雖荷眞宗委眷之重毎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青箱雜記

薦賢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輴行次忽値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髯而長扳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

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痹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院學士閒歲遂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直亮無隱不掩人于上 東觀奏記

受遺

真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叅大政獨報之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邇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 澠水

燕談

眞宗祔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于山陵以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臣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員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東軒筆録

厚重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

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叅知政事呂許公鄙其爲人宋宣獻時以尚書爲樞密副使許公卽以爲叅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于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罷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爲然數公旣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龍川別志

自尊

晏元獻爲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呂正獻

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于便坐接客初惟一揖既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自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蓋祖宗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爲非也 老學庵筆記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於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鶴林玉露

清儉

盧懷慎好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爲宰相俸廩非不足不以富貴寵祿爲淫侈足矣何至於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爲少引于内必不至風雨侵坐懷慎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爲奸僞此事盖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之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爲矯飾自謂懷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爲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適人情盖有所諷 避暑錄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約諸朝官數人會食衆以故相重望皆淩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閒話移時衆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檯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玉泉子

不避親

趙中令爲相李處耘爲樞密使處耘之女爲中令子婦並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爲相程康肅爲樞密副使熈寧中王荆公爲相吳正憲爲樞密副使皆不

避　石林燕語

辭遷官

魯宣靖公提舉脩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魯官已左僕射乃預辭於上曰臣進官一等則爲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遂從其請書上魯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石林燕語

不會食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每會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

收恩

李廸既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淪久之上即位知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既崩呂夷簡等皆罷鈞軸亟召廸爲相廸樸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悅人心首下詔收叙諸罪廢之官贓汙奸猾之吏人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以民政又勑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奸贓眊亂不才者幾三百輩勸沮之法由兹益壞人望替矣迨夷簡復來讒間者且至廸遂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儒林公議

迎合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眞奉道爲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邪　儒林公議

智數

蔡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某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仕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至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費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迫甲言之荅以徐之旋聞下支思院鑄錢樣亦叵測

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懲屢變錢法之害亟以所蓄
筭請鈔不數日府庫沛然 清波雜志
秦檜在相位顧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
天府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日嚚而爭因白之檜
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
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
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
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
宿藏爭取金粟物買大昻泉溢於市既而樣上省寂無
所聞矣都堂左揆閤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

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檟吏叩頭服盖其機穽根於心雖冗瑣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歎也　桯史

矯詐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詐焉弘嘆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西京雜記

攜交

王沂公曾當朝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亦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旣以許臣請即今宣召學士草麻太后許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晚年睽異勢同水火當時士大夫各有附麗故慶曆中朝廷有黨人論矣 東軒筆錄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

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群興范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儒林公議

乖忤

王荊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嘗為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于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荊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
率此類也東軒筆錄

忮忌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
子滈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攻之宣宗優
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寃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
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惡臣非美酒
肥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誚於人或云（亦是實事）
曾以故事訪于温岐對以其事出於南華且曰非僻書
也或冀相公爕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

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角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公云深恩無以報底是事柴荊以三才子怨望卽知綯之遺賢矣 北夢瑣言

宋庠葉清臣鄭戩及庠弟祈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定中庠爲叅知政事戩爲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祈爲天章閣待制趣向既同權勢亦盛時人謂之四友呂夷

士大夫多坐此病

簡深忌之指爲朋黨俄有無名子作詩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膀中龍虎更無人之句餘韻甚多深訐庠之私語寢上聞乃盡罷四人爲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

儒林公議

傾擠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恩怨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於裴垍尚

以恩爲怨况牛僧孺李宗閔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惟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而房杜實履之世但言房能以巳謀資杜之斷爲難不知彼旣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衛王魏固優爲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豈但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操戈之不暇也 避暑録

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院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賛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

筭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附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關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石林燕語

呂夷簡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數籠引黨類復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盛納貨賂其門如市曾知而惡之夷簡權寵益甚范仲淹輩數於上前攻其短既而言者相繼斥逐曾寖不樂然曾性淳厚又不欲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面啓求退夷簡答之曰便侯旬時作表章當與公同避賢路耳既而夷簡急拜

夷簡之巧如是

章求罷不復白曾曾頗後時上方疑曾不能容夷簡曾怒為所賣乃密奏夷簡贓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曾實狀曾素不知主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止以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夷簡薦王隨陳堯佐作代二人皆無應務之才隨又多病數在告未幾為諫官所論皆罷上復思夷簡終再用焉　儒林公議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踈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其非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為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授以事任李公謙不

敢當呂公曰進用賢才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
東之浙西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
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
夷簡慢欺具奏所以上召呂而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為
門生某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
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
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
宋宣獻為參知政事甚善呂公為沂公言曰孝先于公
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呂公笑然
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于集賢處之可也呂公

李廸王曾比攻吕夷簡不勝竟是踈李

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吕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吕公專决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于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吕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乃請罪求去蓋吕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為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吕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王公知鄆州吕公亦以節鉞知許州蔡知政

事宋宣獻蔡文忠亦皆罷去李公王公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宋公庠爲參知政事仁宗眷之許公當國公庠陰欲傾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擅荅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聞朝廷諸公議之許公謬謂大不可公庠信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救之公庠倉卒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公至今恨之

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于西邊深入掠虜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

不復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帥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筭盖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于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王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新州之禍實出于此 俱龍川別志

沮直

（此亦可咲）

祖宗朝宰相恬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于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為諫官嘗論此時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曰若見鰲頭為借問為

言悵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爲知制誥以
啓謝時宰有效愼密于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于謝客
但咏蒼苔是也　東軒筆錄

壞國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鶴林玉露

罷相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

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盖難也 東坡志林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冀公重稱之 江隣幾雜志

鐫秩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傳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僞學發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皁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行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鐫一官爲少保下祖泰於

天府杖而竄之盎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蹤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歷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乆玷于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縑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宫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

徽可恕之情耄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貶秩亦與
生全臣有媿積中無階報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
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日浸潤欲文致以罪
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紓徐
言正文婉灝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北
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誤
之併及既有疑于三至姑薄褫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
融會于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遺老
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請闕
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閒矧彥博已嘗得謝猶

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謚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趣訖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猶有爲咤惜者 桯史

歸貧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訖公薨卒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閭里吉凶慶吊與親識之道南京者相與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薨夫

人相里氏以俸絶不能自給始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服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于濟源富人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云 石林燕語

權姦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為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的勳業太師是去不得的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

秦之叵測如此

秦丞相晚年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告病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勳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勳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盖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本已出矣其忮刻如此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盈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

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酧對而徳昭愈自若晩來臨安赴
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
夫者遇徳昭于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
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徳昭大駭亟起掩
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
甚衆專應副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
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盖小名也
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
爲捕繫隣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

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畫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俱老學庵筆記

胡忠簡既以乞斬秦檜掇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詩而送之今二篇刋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閒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宅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宮中事男

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盖復前說也尋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寵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者儒凛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捂權臣流落排擯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道祠官

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詔復祿以祀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爲餞而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移不少置也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中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

檜猶自力竟仆於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饅食中寘肉笑靨一以爲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問但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闇屋仰絣之使視椽棟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晷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靨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絕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卽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繫眤夕不自安且念

奸臣害人世情反覆皆奇太息

爲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象環晛縮頸忠獻素堅定于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出語亶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盖故吏聞檜計走介星馳至近郊坌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隸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逕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盖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與縉紳

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俙盖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假家在天台爲郡首劉景所捕旣至而歿禮王仲言揮麈録詳紀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斃爲善類之福不貲要非幸災也俱桯史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鶴林玉露

說類卷之七終